

24114
《万县文史资料》丛书之一

楊吉甫先生年譜

殷逸民 何顯洋 姚萬洲

80
万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
万县鱼泉中学校友会

前 言

杨吉甫先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坚强战士，社会主义时期的优秀干部。他为文教事业奋斗终身，忠心赤胆，高风亮节，永远为我们所怀念。

很久以来，我们就想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先生一生事迹，以志景仰。逸民、锦沐、南洲三同志编写的这本《年谱》满足了我们多年的愿望，也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先生的生平和思想，了解先生一生的战斗业绩。世之景行先生者，尚其有考于斯。

本谱记事按时间顺序编列，较详尽地记述了先生一生重大事迹。由此可以全面地了解他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。先生少年时期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，在进步教师影响下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。之后，在马列主义熏陶和党的指引下，由一个民主主义战士，成长成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忠实战友。解放前的四十五年中，他历经坎坷，而追求真理，矢志不渝。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，正气凛然，义无反顾，宁肯坐牢，决不屈服。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威武不屈的气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勤于职守，自奉节俭，维护党的利益，直言不讳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，正是每一个善良、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。其人品和气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先生毕生从事文教工作，创业于艰难竭蹶之中，毁家兴学，坚持进步，传播革命思想，爱生如子，深得学生的爱戴。在文学上的造诣亦深，诗文甚多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先生为文教事业鞠躬尽瘁，一身清白，一腔正气，无愧为良师楷模，为川东文教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。

本谱具有真实而纤细，宁质而无谀的特色。我们衷心感谢编者为此而付出的心血。初稿曾经先生部分门人、亲友反复核实，力求准确无误，但时间仓促，加之先生故旧分散全国各地，未尽征询收集，疏漏之处，望不断增补为感。

今年十一月七日是吉甫先生诞辰八十二周年，奉献这本《年谱》，聊表我们对先生怀念之情。

徐尧琴

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

杨吉甫先生年谱

殷逸民 何锦沐 徐南洲

一九〇四年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

先生姓杨名有庆，字吉甫。十一月七日（阴历十月初一）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白羊坪杨家山小大坪祖宅。

曾祖父杨正敏为自耕农，劳作终生，以自食其力为乐。祖父杨兴试业医，遇穷苦人患病，他常送医，不收谢礼。平生好读书，有“每饭辄后至，夜坐（读）到灯闌”的诗句。“他同弟兄分家后，把他的树林送一部分给他大哥，说：你的孩子多些。”（注一）父亲杨智若，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，课余兼事农桑，为人勤苦，不谙世事，拙于言辞。“有好几年教书的薪金，都给负责经费的人骗了。”致使他后来要靠卖山林和借贷供子女读书。母亲熊氏，性刚强，持家勤俭。

一九一二年 民国元年壬子 八岁

入私塾读书。

一九一五年 民国四年乙卯 十一岁

继续读古书。祖母去世。她“是一个典型的女性，慈而且

善。每天晚饭后，大家都围着她谈天；她的死使先生“感到寂寞。”

一九一七年 民国六年丁巳 十三岁

父亲手植的桑柘已绕宅成林，先生每入塾去来经过其间，绿荫满眼，“非常爱好。”

一九一九年 民国八年己未 十五岁

读私塾毕。先生后来回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说：“在私塾读了八年不爱读的书，只算是认识了一些字”，“后来发现了陶渊明的田园诗，却似乎寻着了一个友伴”。“叔伯兄弟和姊妹多不诚实，因而不爱同玩，自己的姐姐又勤于她的刺绣，于是我只好自己找趣味，这使我的性情越是偏向于爱自然，偏向于静”。

先生还说：对曾祖父勤耕乐观的态度，“在心里起着一种倾慕；”而祖父对他的影响则是使“我也决定了不注重财产的私有”。但是“极不满意父亲，因为他同意伯父的商议，增加了佃户的租谷；因为那地方正由那耿直而爱清洁的农民每年由业桐、菜油的饼下肥了田，结果那农民赌气退佃而去了。”也不满意母亲“迫使十多岁的工人在晚饭后推磨，推到深夜而欲睡不得”。

一九二〇年 民国九年庚申 十六岁

入县立万县中学念书。据先生回忆：当时的校长熊友竹，“受了《新青年》的影响，曾很努力地办过一年，使我精神向上

不少。有个教员他倾向于苏联的政治制度，使我们知道共产主义，那时虽不懂得，料想那必是很好的。”

一九二四年 民国十三年甲子 二十岁

毕业于县万中。与黄蜀笙女士结婚。

考取北京民国大学预科，随即去北京念书。读到鲁迅先生在《语丝》上发表的文章，慕其文，敬其人，常去旁听他讲课。在后来的回忆中先生写道：“我认识了他，也认识了他所攻击的一面”。

与在京的同乡刘树德（林铁）、刘静修等，共同创办刊物《夜光》，“这是要用自己的光去刺破黑暗的夜空。”先生开始写杂感、小说在《夜光》上发表。

先生常读李大钊的诗文，受其教诲，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。

一九二六年 民国十五年丙寅 二二岁

读民国大学预科毕业。暑期返万后，任万县黄柏溪小学义务教师，教英语。常同学生一道洗衣、游泳、拾蚌壳，深受学生敬爱，致使先生“不想离开他们”，从此产生了热爱教育事业的感情。

一九二七年 民国十六年丁卯 二三岁

春，任教于白羊坪南乡小学。

秋，去南京，在中央大学旁听。常看《语丝》、《奔流》、《北新》等刊物。“但不喜欢《太阳月刊》，因为我虽同情于他

们的方向，而不喜欢（他们）做的那么不踏实。”

开始写作小诗《石子》。

一九二八年 民国十七年戊辰 二四岁

夏季到北平，读民国大学英语系本科。学费靠家中卖山林和借贷供给，常感拮据。先生住在宣武门外夔府会馆，自炊而食以节省开支。

因前一年四月李大钊先生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，此时先生在社会上“没有什么活动”，说“我是多么寂寞啊！”

继续写小诗《石子》并开始写小诗《远行》。

一九二九年 民国十八年己巳 二五岁

写小说《软拒》，发表于七月二十三日北平《晨报》副刊。继续写小诗《远行》。

一九三〇年 民国十九年庚午 二六岁

秋，何其芳从上海来北平，住夔州会馆与先生为邻，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县万中同学，且都爱好文艺，故尔“十分亲近”，以至于后来成为“非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。”这时两人都在探索新诗的创作，常交换诗稿。后来何认为先生是“第一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朋友”。

对先生的《石子》小诗。何认为“像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样使我不能忘记”。（注二）

写成《远行》中的第十八首。《石子》仍在继续延展中。

一九三一年 民国二十年辛未 二七岁

春,同何其芳筹办文艺刊物《红砂碛》,创刊号于六月一日出版。六月十五日第二期出版。七月一日出版第三期后即行停刊。先生在《红砂碛》发表小说《无题》、《逃兵》,散文《蜂窝》,组诗《石子》四十首。刊物上的诗文,后来先生认为“我们在内容上差不多都是个人忧郁的东西,虽然自己是从来都愿意社会要改变。”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,“激起了大家的愤怒,”先生也“开始不畏惧地在人群中游行,”深感挽救民族危机,需要唤醒更多的人,“于是下决心回四川找工作”。十月份,退学返万,应县万中之聘,讲授《文学概论》。

冬,应老友刘静修之邀,长途跋涉到成都,编辑新办的《社会日报》副刊,借住于刘静修家。

一九三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二八岁

仍住在刘家,一面找进步的书看,一面写小说。”三月二十八日小说《更夫》发表于成都《工商日报》,文中用更夫“使劲地把锣打响些,当作在打这个世界”一句点题。构思并写成小说《晚归》、《李二嫂》两文。

“偶遇着徐某,他介绍我入反帝同盟,我不迟疑地加入了。”“不久,我便在那几个区里当了一个区书记”。但由于社会工作之余不停地写读,遂因感冒而咳血,“并未休养好,又去工作,因而失血过多,突然无法作什么。”

移居宋大鲁先生家,继续养病。“在病中仍以《铁流》、《十月》、《一周间》等书代替药品,后仍不得好,”只得返回

万县家中养病。

一九三三年 民国二二年癸酉 二九岁

年初，病稍愈，因家庭开支告窘，又到县万中讲授《文学概论》，兼县女中的国文课。认识了陈斐琴（陈博文）。上学期中途，肺病发作，卧床半年，所任课程都由陈斐琴代理，直到下学期中途才回学校教课。

成都《社会日报》于一月二十日发表了先生的小说《李二嫂》，二月十九日又发表小说《晚归》。

一九三四年 民国二三年甲戌 三十岁

在乡下家中养病。病中学习中医典籍，逐渐能自己处方，将书中“不合理的胡说摒去，取其有益的部分”。并常为农民治病，在乡间农民眼中，是一位再好没有的医生，而且用的药不贵，更受贫苦人的欢迎。先生病稍愈后，除游泳、钓鱼行日光浴锻炼身体外，常“在妻子、儿女正熟睡的黎明之前”，燃灯读政治经济学等革命理论书籍。

写小说《疯了的胡妈》，发表于万县的《教育月刊》。

一九三五年 民国二四年乙亥 三十一岁

身体略有好转，回县万中教书。任训育、事务，兼一个班的级任教国文。每日早起晚睡，以身示范。关心学生的进步，指导他们看些进步书刊；态度和蔼，用诱导代替训诫，被学生昵称为“杨妈妈”。

三月写五古《儿时》，七月北平《京报》发表先生的《值

笔抄》，实为散文诗，共二十节。先生将小说《长庆》寄给在北平的何其芳和方敬，由何荐给卞之琳及靳以，发表于巴金主编的《水星》第一卷第五期。

秋季。为了让学生学习写作，培养进步青年，先生在《万州日报》副刊开辟《枇杷》，在《川东日报》副刊开辟《小诗专刊》两个栏目。自己也写出了以《小诗》、《小诗选》、《往日》、《片片》、《散沙》为题的短诗共七十三首，先后发表于《小诗专刊》。在《枇杷》上发表了《枇杷社小引》和《壁虎子》两文。另写出了《短诗抄》二十首寄给了何其芳，刊于五月二十三日《北平晨报》第五十四期。

一九三六年 民国二五年丙子 三二岁

继续在县万中任教。黄蜀笙携女柳荫、儿临滨自乡下来城居住。先生因收入微薄，繁剧的学校工作和写作之余还得为柴米打算，常常“中夜不能眠”，“与人往来极稀”。终因劳虑过度，肺病复发，不得不随小家庭迁回农村养病。病中指导子女辈学习，常和农民谈天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。有时也种菜、钓鱼。“虽然每顿吃稀饭，孩子们也不觉苦，倒是那锅巴是好的，常争而食之”。

一九三七年 民国二六年丁丑 三三岁

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先生“到城里来探看消息，会着了老友何其芳，他那时回万县来了，在省师（省立万县师范学校）教书，在一夜的谈话中，”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，先生感到非常欢喜。

冬天，应《川东日报》主笔之邀，先生与何其芳同编《川

东日报》的副刊《川东文艺》。先生同何商定了作品总的要求，“那时是以抗战为题材，而站在普洛列塔利亚立场写的。”副刊刚出一期，何其芳便去成都成属联中（石室中学）任教了。临走前与杨先生商议，副刊的具体编辑工作交由县万中的学生张学培办理，以培养新的力量。《川东文艺》刊出何其芳的《万县见闻》，接着又发表一批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文章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，触怒了当局，张学培被迫辞职，先生受到攻击，但加深了对旧社会本质的认识。

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七年戊寅 三四岁

出任万县第一区报佛寺小学校长。教师多聘用进步青年，其中也有共产党员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指导学生阅读有益的书刊；还组织师生帮助农民筹秧草。富家的女学生也学会穿草鞋，受到新思想的洗礼。学校经常作时事报告，培养学生爱民族、爱国家的思想。有些学生憧憬着当时的苏联，向往延安。

不久，先生肺病发作，又回老家疗养。

上半年，《川东文艺》发表了先生的杂文《试笔》、《对儿童的教养者说几句话》以及小说《一个女子》和《星期日》。

一九三九年 民国二八年己卯 三五岁

秋，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通过从解放区回来的张学培，要求先生再度出掌《川东日报》副刊。先生即表同意。刊名改为《长城》，刊载了诗人、作家姚雪垠、臧克家、碧野等在战地活动的通讯，引起县里三青团的注意，说《长城》渗入了“异党

分子”。斗争形势渐趋严峻。

一九四〇 民国二九年庚辰 三六岁

上半年，《长城》发表了张学培的《某中学》、向云鹤的《一支蜡烛的光》等散文，揭露了万县文教当局及三青团的阴暗丑行，直接打击了政客、县万中校长王作禹，时逢学生掀起驱王运动，反动当局甚为惊恐，专员带兵去学校逮捕了六名学生，并要挟先生交出两篇散文的作者。先生严辞拒绝，声称：“人有创作自由。谁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必向全国文联控诉”。反动当局强迫《长城》停刊。先生护送张学培出走，又派人通知向云鹤迅速离开他任教的国本小学。自己则因发病回乡疗养。

下半年，由刘静修和省教育厅中教科科长宋大鲁举荐，中共地下党积极支持，先生出任县万中校长。

驱走绅士派头、市侩习气的王作禹之后，先生掌校，处处从自己做起，身为表率；平易近人，俭朴而慈祥，深得学生的敬爱。先生聘用的教师多为开明、进步人士，注重真才实学。学校购置了各种新书刊，提倡认真读书，但不读死书；开展课外活动，用启发、竞赛等办法鼓励上进；要求学生关心抗战大事，树立是非观念，真正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半年时间，学校的风气就变了样。

先生在《川东日报》四月十八日的副刊《长城》上发表了《中国是哪一支船呢》。执掌县万中以后，又在《川东日报》辟一副刊，名曰《少年兵》，先生以“汲夫”笔名撰文，还登

载诗人臧克家等人的作品。

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〇年辛巳 三七岁

皖南事变后，县万中建立党组织，同时三青团也在校发展团员。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陈天钰（解放前夕牺牲于成都十二桥）在他将《支部工作纲要》（天马书局印行）及胡绳著的《通俗经济学讲话》还给另一党员学生殷渊明（即殷逸民）时，为三青团分子发现。三青团要挟先生开除“异党分子”殷渊明。先生态度从容而鲜明地说：“这些书刊嘛，书店公开卖出很多很多，不能算是禁书。读这类书也不算违法，怎能随便开除人呢？开除他没有道理，不符教育宗旨，是不好的。”一口回拒。并于期末时将学校的训育主任、三青团区队长张某解了聘。

一九四二年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三八岁

县万中一部分班级由三正埠乡下（抗战初期为避日军空袭，迁此作临时校舍）迁回枇杷坪原址。但原址已被国民党军粮库占用，军方不肯交出教室和宿舍，师生被迫住在地下室，多因潮湿而生病。虽经多次交涉，仓库拒不搬离，且恃势嚣张。先生经半年多的奔走，发动社会舆论声援，终于促其搬走。

国民党特务在云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，原在该地活动的张学培撤来万县，先生亲自为他与党组织联系，并设法送上轮船，脱险而去。

十二月，学生殷渊明被叛徒出卖，为万梁警备司令部逮捕，先生奔走营救，终得获释。

一九四三年 民國三二年癸未 三九岁

国民党反动派掀起所谓知识青年从军运动，企图建立一支法西斯党军，为发动内战作准备。万县县长黄宝轩专函先生，要求号召万中学生“光荣应征”。先生回信说：“宝轩先生：学生年幼，正在发育，正是求学和锻炼身体的时候，报效国家之事有待将来，现在是无法光荣了。”黄暴跳如雷，扬言要杀先生。

一九四四年 民國三三年甲申 四〇岁

春，省教育厅督学唐昌时来万县“查学”。在县万中，先生只请他吃教职员的一般饭菜，唐不胜愤懑。未久，厅长郭有守复来，万县当局集中全市中小學生听郭训话，县万中只派去少数学生“代表”。次日郭来校“视察”，企图挑剔、奚落先生，说：“你身体不好呀！”先生说：“我的精神很好，学生们身体好，精神更好。”到各班察看教学时，先生又说：“你看，哪一个学生的身体不好、精神不好呢？”郭快快而去。

秋，先生和《新华日报》来万工作的地下党员苏云取得联系，听苏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党校作的整风报告的精神。苏提出要又多又快地培养新中国的人才，先生讲了他正准备自办中学的计划，得到了支持。回乡时，在自家的山上伐木，同农民、工人合作，制作了自办中学的书桌等物。

进步教师中有些人要求创办刊物，刊名《文化旬刊》，以扩大文化阵地。先生认为按当前斗争形势，自办刊物容易暴

露，反而授人以柄。但终于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，也就大力支持并承担刊物的全部责任。刊物不久即被查封，省民政厅长胡次威及专员曾德威叫嚣说：“杨吉甫是共产党，怎能容他继续作校长！”先生被撤去县万中校长之职。

一九四五 民国三四年乙酉 四一岁

上半年，先生同周季之去见苏云，说明自办中学的校舍及用具已经解决，苏答应去重庆找教师，经费也可没法解决。后来他从《新华日报》开设的“中永贸易商行”拿出几两黄金，作为开办经费。

先生同几位进步教师拟订了办学计划：宗旨是向农村的贫苦学生开门，引导学生走正路；不把学生教成奴隶和流氓；不读死书；师生打成一片；多在友人中广泛商议，听取意见，吸取古今中外办学的好主张。请县参议长、开明人士刘静修任董事长，先生副之。中学则以西魏时（公元553—557年）万县的名称“鱼泉”为校名。

先生在文教界发动，得到鲁济舟、余朝彬等人的积极支持。刘静修在工商界发动筹募基金，得到冯天麒、冯曙野、张汝明、刘伯仲、程惠民等人的捐助，并将这些支持者列为董事，一并向专县及省教育厅立案，取得了合法手续。

秋初，鱼泉中学正式招生行课，校址在杨家山全安寨，校长周季之，教师有从新四军来的王留春、陈曦、浙大来的张天虹等人。

为了占领《川东日报》这个文化阵地，先生除重新主编副刊《川东文艺》外，又介绍了徐尧琴、万宝仁、刘立平、冯

秋、李明等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任正版的编辑和记者。同时还引来了《苏联文艺》、《时代》杂志、《世界知识》、《联合画报》、《苏联医药》等在万县长江教育用品社秘密出售给进步人士阅读。

全年创作甚丰。上半年有五古《草亭赋》、《母猫》、《池角》、《冯位西》、《常绿斋》、《常绿斋内(二首)》；五绝《一九三〇年到岳母家捕鱼》、《乡居》、《洗手新田角》；七古《赠牧童三章》；七绝《雨水节》、《题画》等共十三篇。下半年写新体诗《牛的歌》一首共十九行。为副刊《川东文艺》写了发刊词《关于本刊》，并发表了散文《悼》、《一个联保主任》。秋天，诗人方敬来鱼泉中学，先生为他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。临别时，又口吟五律《赠何其芳》一首，托方敬去渝时向何其芳面述。

一九四六年 民国三五年丙戌 四二岁

先生等人的办学计划，在鱼泉中学逐步得到实现。教学方面，如国文课，由教师自选教材，文言、白话不拘，重在启发思想，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教育。还选用了密切结合形势的时论文章，采取上大课然后再分班讨论的办法，引导学生关心国事。师生可读到《观察》、《时代》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世界知识》等进步刊物。而《挺进报》、《整风文献》、《延安一月》等书刊则在老师中传阅。学生每周开生活会、时事讨论会；自己运菜、帮厨、磨豆腐，培养热爱集体、热爱劳动的品德和独立生活能力。

中学的附小，是以杨氏族学与殷渊明任校长的保国民学校

合办而成，称为“太禄小学”，设在杨家山杨氏祠堂。校长杨含章、脱渊明，教务主任何锦沐，教师多为先生在县万中培养的进步学生。小学也有课外活动，兴办壁报。公民课、语文课等都以新思想、勤劳朴素为讲授中心。吉甫先生还专门对学生作了《为谁学习，向谁学习》的讲话。用通俗的语言讲求学是学知识、学做人。说：“要向勤劳、朴实的农人、工人学习，不能学绅粮（地主）抽大烟、吗啡；不能学乡场上拖半截鞋的‘滚龙’、‘烂人’（二流子）那样游手好闲，东逛西荡；要自食其力，做对国家有益的事，做中国未来的主人翁。”

十月四日，先生在万县聚鱼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。同时，周季之、刘坚白（鱼泉中学教导主任）在全安寨校内被捕，鱼泉中学的积极支持者、地下党员晏子飞、学生刘孝述也在万县城内被捕。同一天，《川东日报》、《万州日报》便刊登了标题为“万县警察局破获大阴谋案，杨吉甫、周季之、刘坚白等五人落网”的大幅报道，捏造的罪名是“贩卖吗啡、购买枪支、勾结土匪、勾结李先念，妄图发动冬季大暴动”。

鱼泉中学教师柴文石立即主动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，附小抽出主要教师何锦沐等到中学兼任课程，保证教学正常进行。全校师生紧密团结，边教边进行营救工作。发快邮代电，向社会呼吁，揭发反动当局摧残教育事业，破坏鱼泉中学，陷害无辜的阴谋。

先生虽非共产党员，但他的为人做事在万县教育界和广大知识青年的心目中，不啻是一面进步的旗帜。他被捕的消息传开后，立即轰动全县，激起正义人士的公愤。万县地下党的同志们四处奔走设法营救。徐尧琴、熊道光、向云翼、杨圣希等